

「有些」的一瞬
只是你风情
独有
「有些」的
无奈
注定无果，但
丹心如初
有些事必须
去做
有些话必须
去说
势单力薄，但
义无反顾

有些路必须
去走
风雨如晦，但
方向无误
有些人必须
去碰
情非所愿，但
人在江湖
有些事必须
去做

□ 阿列克
有些

幼时，我对丝瓜之味并无喜爱，却独钟于小院中丝瓜自青藤绿叶间垂落的清幽韵致。丝瓜向高而攀，无需如白菜辣椒般规整成畦，仅一棵秧苗，便能爬满墙头，故而常植于门口小园或院内。

盛夏的庭院，总有一隅被丝瓜占据。其蔓纤细且柔韧，携着一抹倔强之姿，似蛇般的藤蔓肆意伸展。或依偎墙壁，或顺竹竿而上，那触须悠悠摆动，似在探寻未知的广袤天地，又似在与微风轻语呢喃。

丝瓜生长随心随意，毫不苛求环境。无论房前屋后、路边街角，亦或院墙根下、庭院角落，哪怕是贫瘠之地，只需一抔泥土，便能落

的挚爱。正因热爱与深情，人间草木方有了清欢，一餐一饭才有了韵味；人生只因欣赏与懂得，一朝一夕才有了温度与诗意。平凡琐碎的日常里，皆会有小欣喜、小满足悄然绽放。

丝瓜架下，乃农家的温馨之所。炎夏，此为就餐纳凉之地，一家人欢声笑语。夜晚，明月清辉洒下，伴着蛙鸣，伴着各类虫鸣，长辈的故事伴孩子入眠。幽情袭来，禁不住吟小诗来赞叹我的丝瓜架：“蔓绕篱墙翠意悠，黄花绽放韵难休。丝缘垂挂清风里，绿影轻摇细雨秋。不羡名园争艳色，独怜小院展娇柔。寻常烟火添诗意，一架丝瓜解吾愁。”

一架丝瓜解吾愁

□ 北芳

地生根，绽放蓬勃生机。“数日雨晴，秋草长，丝瓜沿上瓦墙生。”杜汝能此句，精妙地勾勒出丝瓜顽强的生命力。

藤蔓爬满架子，诸多丝瓜顶着小黄花垂于棚下。初始的丝瓜，周身绒毛密布，鲜嫩欲滴，满溢着生机；待至成熟，表皮渐趋光滑，透露出历经风雨后的沉稳淡然。

夏日阳光透过翠绿叶片的缝隙，洒下斑驳光影，宛如岁月遗落的细碎足迹。我痴迷于丝瓜架上那满溢生机的景象，藤蔓之上，绿叶之间，丝瓜之花，金黄璀璨，花瓣微微蜷曲，透着灵动俏皮之态。花蕊之中，蜜蜂忙碌穿梭，平淡的日子瞬间燃起甜蜜与欢闹。

院中若有一架丝瓜，便如同筑起天然的小凉棚。坐于其下，翻阅汪曾祺的《人间草木》。他写道：“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们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瞬间，仿若幸福萦绕身旁，无论身处何方，无论日子何等困窘，哪怕墙缝中的一朵小花，亦散发着对生命的

筋活络，祛痰镇咳，瓜叶清热解毒，活血除湿，花朵清肺平喘，凉消肿，瓜籽利水通便，润燥化痰，瓜皮清热利湿，去腐生肌。

秋风萧瑟之际，劳累了一个夏秋的丝瓜，终将褪去青春的翠裳，步入生命的暮年。那藤蔓和花叶枯萎干瘪，丰腴颀长的身子在深秋中风干消瘦成一挂挂枯槁，于秋日里孤独摇曳。

老年人的丝瓜，有紧密交织的丝丝缕缕的网状筋络。这些瓜络坚实而具弹性，柔软且有韧性。瓜络包裹的腹腔中，早已孕育生就一粒粒黑黑的瓜种。

农家把瓜瓢剖开而食，柔软且具弹性的丝络可用于刷锅洗盆、擦碗清碟。更有富有艺术细胞的朋友，将丝瓜瓢剖开，铺展压平并加以修剪，置于茶几之上，化作且雅且俗的杯垫。

至于那丝瓜种，因牵挂着明年凉棚上的丰硕，被仔细收藏起来。来年，农家院里又会是一季繁茂昌盛的瓜事。

夏日清晨，正值气候凉爽，睡眼深沉。睡前，夏天的热，从太阳出来后便一路攀高，然后再持续热着。热到傍晚，消了旺气，再到午夜，阴阳交替，凉意才顽强地驱赶热气。到凌晨，风不再热嘟嘟的，变了一副和蔼的模样，吸一口，很顺畅。忽然一股浓香，携风入梦，鼻孔满溢香气。醒来，屋前花架上的栀子花又开了几朵，原有的香气铺垫上新的，满屋缭绕沁人心脾的气息。

新开的栀子花精神矍铄，白中发亮，细看去，花朵毛绒绒的一层仿佛洒上了香水。闻栀子花香，要远远的，近前，太浓太烈，反倒闻不出它的真香。恰是休息日，早饭后，坐在房前，沏一杯茶，看书。室内花香阵阵，时断时续地溢出，轻轻闻，则有，不闻，则无，真如“渺茫的歌声似的”，来得及时，去得合适。闭眼闻香，竟沉沉入梦。嗜花的东邻西舍，凑来喝茶、聊天，其实是专为闻花香而来。

我家这株栀子花龄十五年，从乡下二中搬到五中，花枝展蓬，高有一米高。这花来自岳母家。岳母喜欢花草，院子里有月季、牡丹、连翘、夜来香、丁香、梅花、栀子等，围着院墙一圈。只要走到院子里，就会闻到花香，春有梅花、丁香，夏有栀子，秋有桂花，冬有冬梅。花盲的我第一次闻到栀子花香，便待在花旁，好一顿呼吸。临走前，我剪了一尺长的

枝，放在装满水的瓶子里，密封好，回学校放在温度适宜的地方。半个月后，它生出了细细的根须。我挖来腐殖质泥土，细心栽下。两年后，它便先后开了几朵花儿。开花日，如有时间，我便跟它待在一起，默默地跟它对视。有了栀子花，我开始慢慢喜欢上了养花，有的养死了，有的养着养着便不太喜欢，唯有栀子花，为心中最爱。

都说夏天红瘦绿肥，花开得少了，满眼绿色。但夏花并不缺席，不开则罢，一开便绚烂。在闷热时，躺在树荫下乘凉，忽闻一股香

气随风飘来，四处踅摸，才发现邻居王叔的门前有一棵家槐，开满了黄花，树下坐了乘凉的老小。家槐的香不是那么出色，淡淡的香，闻起来全进了鼻腔，嗅着嗅着，很快入了梦乡。

最好闻的是岳母门前的一棵芙蓉。它当初被岳母从悬崖上挖来，只有拇指粗。如今它已高过门楼，张开伞状的树头，均匀地分出五个树杈，遮蔽了门前，也遮蔽了门楼内。芙蓉不生虫，不招蚊蝇，也不似家槐洒得油脂满地，不洁净。那毛茸茸的花，大都红脸，

把香味尽力散溢。天热了，岳父会在院子的芙蓉树荫凉下摆上饭桌。大家吃饭，岳父慢慢饮酒，喝一口，抬头望望花，再喝一口，笑眯眯地说，真香！芙蓉花下就餐，如同梦幻。

母亲早年不养花，没有时间也没心思。到老了，门前东栽了月季，西种上玉兰，菜园四周还种了一圈蜀葵。受母亲影响，四邻八舍也开始养花。花多，街面也热闹了，原来植物繁盛，人也跟着精神饱满。后街的刘叔不知从哪儿弄来三棵暴马丁香，栽在门前。刘叔妻子几年前去世，他一个人摆弄了二亩果园，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城里安家落户，要他去城里享福。他说，家里空气好，有吃有喝的，比城里自在。刘叔妻子没去世前喜欢养花，他嫌弃。妻子跟人要了一棵栀子，养得刚开花，刘叔又是扔烟头又是倒开水，没几天栀子就死掉了。刘叔说，庄稼人养花，闲的。

如今刘叔家院子里，门前到处有花，曾问他咋就喜欢上了。他摸摸头顶，愧疚地说，你婶子一辈子喜欢花，我不懂她心思，常常挖苦她。等日子好过了，我忽然想起花有灵性，常在梦里养花。花养人，早先我不理解，如今我才琢磨透了，有花草作伴，不寂寞，有奔头。

夏日早晚，每逢走到刘叔门前，村人都喜欢逗留一阵。那儿环境优雅，刮来的风带着香气，走时，花香缠绕，香了半个街道……

夏花入梦

□ 牛图



好的田园图画。那些做着鬼脸吐着舌头的小伙伴们，有着如星光般明亮纯净的眼神，野花般美丽纯洁的笑脸。一毛钱一瓶的汽水、五分钱一根的冰棍吃得如琼浆玉液。双手玩着泥巴抹成一个个小花脸，彼此看着相互取笑乐得屁颠屁颠，却指着谷地里戴着草帽站岗放哨的稻草人嘲笑鸟儿真傻。

夕阳西下，年少的我坐在大门前，双手托着下巴，看着太阳慢慢落到山的那一边。落日熔金，我遥望着西方天际那通明透亮而又幽玄神秘的一缕缕彩霞出神，幻想着外面精彩世界的模样。小巷里，传来母亲唤儿回家的声音，神曲般回荡在村庄的大街小巷。此时，月上柳梢，炊烟升腾，淡淡草木灰的香味悄无声息地飘荡空中。

童年的趣事太多太多，单拾盛夏一景，就足以令人心花怒放。如今的孩子在野外疯玩的机会不是很多，家长不放心不说，即使放暑假了也要上辅导班、特长班等，还有很多只愿窝在家里玩手机打游戏。常有亲朋反映说，孩子最头疼写作，紧握笔杆半天也写不出两行字。这都是因为孩子没有生活啊，生活是写作的源头，没有生活，作文自然之无物。作家张炜的整个童年时代都在海边密林里度过，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童年的光芒照亮了张炜一生的写作生涯，他的虚构作品《我的原野盛宴》就是那个时期的还原，是作者回顾童年经历，调动了丰厚的生活积累后写出来的。张炜在书里说：茅屋不远处就是林子，在林子里可以采到蘑菇、拔到野葱野蒜。在密林深处，路两旁开满野菊花，粉红的、金色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仅仅靠近小屋的地面上就生长了茂盛的植物，有蓼花，有小菊和打碗花。还有蒲公英、薄菜、茜草、大马齿苋、咸蓬、地肤、虎耳草、酸模和紫苏，多得简直数不过来。密林也是动物乐园，有成天敲着树干的啄木鸟、天空中歌唱的云雀，飘飘悠悠的各种蝴蝶：“凤蝶”“苹果蝶”“花椒蝶”。还有各种小虫：长须的大个头黑水牛、生有一串长腿的蜈蚣、发出“咔吧咔吧”响声的磕头虫、通体闪光的金龟子、阴沉沉的大块头蜘蛛等。书中洋洋洒洒地描写了360多种动植物，精彩地描绘出一部大自然的诗篇。

现在生长在城里的孩子，告别了大自然的许多物种。像知了、蝌蚪、蝴蝶、蜻蜓、壁虎、萤火虫，像芨芨草、牛尾草、西天鼓、雀瓢儿、鸡血草、野龙葵这些，都是陪伴我们长大的精灵和植物。爱玩是孩子们的天性，多带孩子去郊游吧，看花儿绽放，听鸟儿鸣唱。大自然是一座神奇的知识宝库，孩子置身其中，能充分满足他们的好奇心，让他们体会主动探索的乐趣。在野外撒欢地疯玩，才是孩子们最真实的样子！

□ 阿列克
有些

岸边（外二首）

□ 陈颖

时间
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
行走在岸堤之上
把自己活成一口钟
秒针的勤奋
分钟的执着
时针的坚守
会让自己发现
滚滚而来的
除了担忧，多的是惊喜
东流而去的
不单单是愁思，还有珍重

半生

麻雀是勇敢的
任何眼神和言论
都无法阻止它的喋喋不休
我走过半生的路
没有学会麻雀的洒脱
我的脚步日益向一株草靠拢
在青草的身上
有我敬慕的一些品质
沉默、隐忍、平和、努力

窗外

飞鸟和流云
都是窗外的不确定
与流云对视
与飞鸟交谈
都需要它们偶然的驻足
只有远处的青山
遥对着我的窗口
将身影倒立在我的心湖
不论风雨、不论季节
给我沉稳、给我平静

古藤

□ 刘吉训

多少年来
你被风霜熬打
伤痕累累的身躯
托着沉重的信念
高仰的头颅
有着不灭的希望
眼里
昔日的同伴悄然逝去
生存
使触须抓住每一个
攀援的脚窝
山在逐渐陡峭
岩石在脚下变滑
风粗暴地吼
一次次用它健壮的胳膊
想把你推下悬崖
雨在猛烈地下
松了泥土
要把你拔到岩下
你在抗争中
抓住命运的缰绳
拥那通往山顶的阶梯
用希望把它开凿
多少年来
你用信念用热情期待
多少年来
你不停地向上攀援
因为你深深地知道
那云之深处
有遥远的峰巅

太阳为我升起

□ 冯宝新

果园里小屋老了
犹如父亲在果树下无声沉默
小屋虽孤独但不寂寞
蝴蝶翩翩起舞跳着春天的芭蕾
酿甜蜜事业
红杏为我笑春风
我要春风
红杏面桃花为我笑
春天的桃花
如果海子早早来到
他就不会梦想面朝大海
春天花开
卧居一座座山坐拥一片片苹果园
这世界是属于我一个人的
每天的太阳是为我一个人升起